

像草一样不能自拔

张弛

博 库

中国 · 美国 · 台湾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权 利 声 明

对从博库网(www.BOOK00.com.cn 和/或 www.BOOK00.com) 下载的作品,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,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,包括但不限于:出版、复制、传输、发行、出租、播放、传播、展示、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/或数字载体、印制、镜像、设立网站、上载、下载。未经博库公司(BOOK00, Inc.)许可,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,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还是非商业目的。

未经博库网的许可,任何人不得修改、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。

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、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,任何人不得侵害、破坏。

“BOOK00”,“博库”及相关图形等为BOOK00, Inc.的商标。

猫王

在你的游戏中
有无数个假敌
包括你那条美丽的
尾巴——你经常把它竖起来
又误把它当成敌阵里的旗杆
每当你设法将它拔掉
每当你嘴里带着腥气
跟我谈论大海
谈如鱼的战舰
谈人类的处境如何危险
每当我诗的时候
你便来捣乱

我爱总复习

一次，朋友们在一起聊起小时候做过的游戏和玩儿

过的玩具。因为年龄相差不大，这方面的经历竟惊人地相似。

不管家境如何，男孩儿一般都玩打夯，拍烟盒，耍瓷片儿——也就是现在说的马赛克。说来也邪乎，正是因为我们老去一个工地拿瓷片，我们院的洗澡堂的工程整整拖了一个月。而女孩儿一般则玩儿拐、跳皮筋儿。像跳房子、捉迷藏、扔包这类游戏则可以大家一起玩儿。这些游戏和玩具构成了我们童年的全部回忆，跟现在的孩子没法比。

还有一种游戏当属语言游戏。有同学问你：“是不是得过病？”你如果说是，这群同学就会呼喊着重四散而去：“噢，他承认自己是德国兵！”如果有同学问你：“有没有橡皮膏？”你要是说没有，这位同学就喊：“噢，他说他还没橡皮高呢！”相信那个年代的小学生，都以此戏弄过别人或受过类似的戏弄。

记得有一次，一个同学讲，反着念“我爱总复习”，结果念出来就是“媳妇总爱我”。现在我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含义，可当时却觉得自己吃了大亏。

还有一次，有人问我能不能念一百遍“我爸是我爸，

我是我爸儿”，结果我没念 10 遍，就念成“我爸是我儿”。这真是大逆不道，当爹的要知道了，非得把鼻子气歪。

还有一些语言游戏，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。如果有人打你，你赶紧一喊“毛主席万岁”，便会化险为夷，否则，打人的同学便有反革命的嫌疑。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天放学，我们坐在路边没事，看到一个女同学过来，便齐声喊她“破鞋”，那个女同学停下脚步，看了一眼自己的丁字红皮鞋，然后便很自信地走开了。说她自信，是因为她的皮鞋要比我们脚上的鞋不知强多少倍。

封闭恐惧症

至今我还记得几年前，我被关在北京国际饭店电梯里的恐怖经历。当时，我和一位小姐刚刚在饭店顶层的旋转餐厅吃完晚饭，没料想电梯启动不到 10 秒钟，便“咣当”一声停下了。而 1 分钟前，我们还正在一边喝着波尔多酒，一边欣赏着北京的夜色。

应该承认，这种情况对大多数男人来说，不是一般的诱惑。想想看，电梯里只有我和那位小姐——她的相

貌还算标致，而且我手里还拎着满满一袋吃的东西，里面有一瓶 XO，几块德芙巧克力，一块白丽香皂和两盒渔夫之宝。在电梯修理工到来之前，我们完全可以在黑暗中静静享用(包括那块香皂，其中有牛奶成分)，间或干点越轨的事。要知道我们在电梯里足足关了 40 多分钟，在 40 分钟里，一切都可能发生。然而，不幸的是在电梯里我表现得并不十分冷静，先是脱掉上衣用力敲门，然后又大喊大叫，完全丧失了一个男人在处理突发事件时应有的气质和风度。

后来我很少坐电梯。去年初去海口拍片，晚饭后大家吵着去喝咖啡，而那家咖啡厅就设在一个 36 层酒店的顶层，我愣是从楼下爬了上去。就连那儿的服务员都十分吃惊，她们说这家酒店从开业到现在，还没有一个人从楼梯爬上来过呢。她们递给我几条过了冰水的毛巾，然后便远远地望着我窃笑。我知道她们肯定把我当成了怪物。

朋友们肯定地说，我得的是封闭恐惧症。因为此后我不但不敢坐电梯，只要是封闭的环境，如地铁、飞机我都害怕。读过弗洛伊德的朋友还鼓励我回忆过去，比

如小的时候是否因调皮而被家长、老师惩罚性地关到黑屋里，或被威胁关到黑屋之类的。在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后，他们又安慰我说，人总要怕一些东西，有人怕老鼠，有人怕老婆，还有人怕毛毛虫。其实封闭并不可怕，因为还有人害怕开放环境。接着，他们举例说有人呆在哪儿都没事，但一到山顶或旷野准会发疯。遗憾的是，朋友说的这种人我也只是听说，从来没见过。这与这些年来我经历过的一种情景非常类似，一些人永远在抱怨有好剧本找不到投资，而另一些人则总是抱怨有钱找不到好剧本。我想，肯定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，否则这两种人为什么总也凑不到一起呢？反过来再想想我的封闭恐惧症，我心里踏实了许多，因为电梯的毛病比人的毛病要容易修理。

顺便说一句，在被人从电梯里弄出来后，那位小姐坐在出租车里一言不发，到地方开门下去，便消失在了另一个黑暗之中。

健康是福

去年的这个时候，我跟唐大年正在住院，都在耳鼻喉科，而且同住在一间病室。他是因为睡觉打呼噜，严

重时那动静像是开摩托，又像是盗伐国家珍贵林木。而我是鼻中隔弯曲，开始只是自己跟自己一个鼻孔出气，后来发展到走哪儿都得带滴鼻净，就连睡觉也得备一瓶在枕头旁边。总之，我们俩都得挨刀。这使得我们俩看上去像是江湖中人，又像是两头年底的猪。

住院的前两天日子很是滋润。只是打打针、吃吃药，心情不错时，还会主动到楼道里过磅。卫生间 24 小时热水。病号饭更是有荤有素。唐大年还从家里拿来一台半导体，没事的时候听听《相约九八》和 My heart will go on。那时候匣子里都是这两首歌，不听也得听。

但随着手术日期的临近，病房里的气氛开始变得凝重。主任医生开始来探望，主刀大夫也时不常来做做思想工作。但内容无非是“没关系，就那么简单几下，打了麻药不疼，治好了就舒服多了”这么几句。再往下面，他们也不肯多说了。这反而使我们的心里更加紧张，尤其是看到隔壁病房的病人做完手术，血流满面的惨状，我们甚至产生了开溜的念头。

手术前一天的下午，医生拿来两张纸，让我们签字。我接过来一看，纸上的大意是如果出了问题，病人本人

愿意自负其责。我正在犹豫，唐大年说：“还是签吧，如果后果严重，就不会让病人本人而是让病人家属签了。”医生听后大悦，连夸唐大年是明白人。唐大年自己也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。签完字，又有医生来量我们的血压并检查心脏，之后又嘱咐我们好好休息。但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怎么能好好休息呢。医生离开不久，我们就套上外套，溜到医院旁边的港澳中心，吃了一顿日本料理。记得当时的感觉有点悲壮，我们点了好几份生鱼片，还烫了一大瓶清酒。

手术过程中，我流了很多的血，止都止不住。医生觉得奇怪，我只好坦白头天晚上，出去喝酒来着。而在我一旁手术的唐大年，竟在短短的时间里，昏迷过去两次。按医生后来的话讲，完全失去了在担保书上签字时的风度。当然，医生这么说完全是开玩笑，因为从住院到手术，我们跟主刀医生已经很熟了。从手术室出来，我跟唐大年不禁相视而笑。我们俩的鼻腔里，由于填满了止血布条，因此鼻子变得又大又长，仿佛是因为说谎受到了惩罚。

在后来的几天里，我们俩只能靠嘴来喘气了。吃也

吃不下，睡也睡不着。偶尔说话，内容也只是“遭罪”二字。难怪我们盼亲友来探视，盼他们带来些好吃的，从早到晚陪我们坐着，护士怎么轰也轰不走。如果有哪个朋友过一段不来，我们就说，以后他病了我们也不去看他。对健康人而言，这种想法既恶毒又幼稚，但希望朋友们能够原谅，因为只有病人才会这么去想。

说话

我妈说我爸这辈子最大的毛病就是不会说话，这毛病害他不轻。过去我们家在沈阳的时候，每次做年终总结，人家总是拍领导马屁，可我爸却总要挑领导的毛病，而且最爱往领导的腰眼儿上戳，以示他心明眼亮。到头来还是我爸不得烟儿抽。

后来我们家搬到北京，住的地方变了，可我爸的毛病依旧不改。当时正值“文革”，物资比较匮乏，在东北的亲戚朋友来北京，总要背来一些当地的特产，比如土豆、黄豆什么的。当人家拎着一大袋土豆，满头大汗地出现在我家门口时，我爸必然都是这几句话：我们北京不爱吃这玩艺儿，我们家土豆多的是，吃不完都发芽了，昨天还扔了一筐。连个谢字都没有，弄得人家哭笑不得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每次我妈批评我爸，总要表扬我几句。比如脾气好，待人热情，说话有分寸等。但我也有说话不得体的时候。今年春节，我爸问我是不是快四十了，我脱口就是一句：“是呀，年纪不饶人。”这话一说出口我就意识到有些欠妥，好在我爸没听清楚，但我妈却由此改变了对我的看法，说什么爹什么儿子。

忌讳

常听说谁谁谁的小命掌握在谁谁谁的手里，不知为什么，总觉得这种话听起来很吓人。

最近，我悲哀地发现，自己的身家性命竟掌握在我外甥女的手里。而这个发现，是出自“正月理发死舅舅”这样一种说辞。

时间像按了快进键，转眼又要到春节。因此，我的危机感又变得尤其强烈。大家都知道，咱们是个多忌讳的民族，越是过年过节、婚丧嫁娶各种说头就越多。还拿春节为例，除了理发一说外，据说初一到初五不能倒垃圾，否则便会倒掉一年的财运。天啊，过节吃饭，肯定又是鸡又是鱼，这一大堆又腥又臭的垃圾真不知如何

处理。还有人说初一那天不能动刀、剪子和针线，所以初一的菜，要在三十那天切好。万一初一想吃活鱼怎么办？总不能把整个一条鱼扔在锅里吧！但既然是忌讳，咱自然不会主动去犯忌，再说，我对未知事物总怀着一种天生的敬畏，生怕惹怒了哪路神仙。当然，也有一些人什么都不信，活得也挺好。但我有自知之明，知道自己不是这种人。相反，倒霉的预言在我这儿更容易应验。

比如，谁都知道不能总夸自己身体棒，可我在一次聚会上忍不住夸了自己的身体几句：什么超强抵抗力，什么希腊身材等，结果第二天就因牙痛进了医院。还有一次打麻将，我小声嘟囔了句怎么老和呀，赢得都没劲了之类的话，结果一晚上愣是没再和牌，你说邪不邪？后来，我变得谨慎多了。如果有人问我，身体怎么样，我就这样回答：快别提这个，跟我年轻时候根本不能比。

还是再说说理发这件事。我悲哀归悲哀，悲哀之余还存些庆幸：捏着我小命的毕竟是我的外甥女，而不是什么险恶之人，因此，此事还有些商量余地。回想起她小的时候，我净给她买好吃的好玩的，想必她不会如此黑心。但这几年，她跟着父母天南海北，去过不少地方，

见过大世面。尤其是她已成长为一个愤怒青年，回想起她对什么都不屑一顾的那种神情，我不禁又变得有些担心。因此，我不得不在此向她发出呼吁，正月里别去理发，拜托拜托，千万千万……

缓酒

说不上是渴醒的还是难受醒的，反正我一睁开眼睛，就发现已经是下午 4 点多钟了。斜阳把飞鸟的影子投在窗帘上。我记得上午我起来过一趟，好像是去厕所呕吐。吐出来的东西不多，但里面夹杂着一团黏稠的血浆。这个发现着实把我吓得够呛。这分明是血，我想，这下可离死不远了。当我迷迷糊糊地躺回到床上不久，电话铃响了起来。我数了数，一共 7 声，这是我们家电话铃的极限，我没去理它。过了一会儿，电话又响起来，还是 7 声，显然是同一个人打来的。我心里嘀咕，什么人如此执著？于是便伸手把电话筒摘了。

到了晚饭时间，从邻居家的厨房飘来油烟味，我一点儿胃口都没有。可脑子却逐渐变得清晰了。我终于回忆起来，头天夜里跟柏涛和老牛在华仔吃了只甲鱼，甲鱼肉煲汤，甲鱼血被我兑二锅头喝了。这就是说，从我

嘴里吐出来的不是我自己的血，而是甲鱼的血。后来，我把这事讲给老牛，他也觉得可笑。

愠气

有天下午我到楼下去买报纸，看到一对男女在过街桥上愠气。两人看上去顶多二十啷当岁，女的齐耳短发，戴着一副白色眼镜，男的则是一脸粉刺。那天的天气特好，和煦的暖风渐渐吹来，空气中夹杂着一种说不出来的紫丁香的呛味。但这两人显然没有我这种悠闲心境，只见他们一个看东，一个望西，从远处乍一瞅还以为是两个哨兵在桥上执勤。凑巧的是，桥下正好经过一个车队。

我这么讲，绝非有什么恶意，因为过去我也爱愠气，而且全是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依我的想法，喜欢愠气的都是一些敏感、脆弱、善良的人。分明认为自己受了冒犯或委屈，但只是把话憋在心里，等待着对方的解释。这时，只要其中一人开口，另一个人就会滔滔不绝。但谁都不会说这头一句话，双方似乎只信奉“沉默是金”。

这时，女的开始摘下眼镜擦眼泪，男的看上去有些不安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香烟。我本以为冲突就这么结束了，没想到女的擦干泪，男的吸完烟，两人又恢复到原有的态势。看来这是一场持久战。

我打开报纸，一系列标题触目惊心：难民车队遭北约轰炸；盗窃北魏太和造像罪犯被判死刑；巴基斯坦又试射短程地对地导弹；韩国大韩航空公司一架麦道货机在上海失事；阿加西江山美人不能兼得；军辽上演男篮双雄会；乐山大佛苦不堪言；皮诺切特回家没戏。再看眼前这对男女，他们对这一切似乎都不感兴趣。我想，即便这时候有一颗炸弹在他们身边爆炸，也不会分散他们的注意力。而且我敢担保，比起报纸上的新闻，他们恼气的原因是要小得多得多，小得简直不值得一提。但他们无疑都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：揉进眼睛里的沙子就不再是沙子，而是板砖。因此，两人有足够的理由在暗中较劲。其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把对方像钉子一样，钉在比自己更加恶劣的心境里。在这场难分胜负的对峙中，双方比的是耐力，是平静的表情和冷漠的眼神。

终于，男的开口说话了。由于距离的关系，我听不

见他说什么，只能看到他的口形。他似乎是在问那女的为什么多看谁一眼，又好像是在说上星期天是在你家吃的饭，这星期该轮到我家了。不出我的意料，那女的果然接着那男的话茬，迫不及待地说了起来。一场恚气眼看着就要结束。这时，那男的朝我这边看来，由于这一看来得过于突然，我避之不及，我们的目光隔着过街桥的铁栅栏，在一个果皮箱的上空相遇。那是一种迁怒于人的目光，毫无因由而又分明带着敌意。我赶紧收起报纸，起身离开。我想，我与他们的事本不相干，千万不要因为在旁边多看几眼，就被人家合起来暴揍一顿。

北戴河

头一次去北戴河时我还在上初中，没听说什么叫旅游，只知道玩儿。但玩儿也没玩出儿什么名堂，因为当时连泳都不会游，只是在海边晒了晒太阳。回到北京身上就脱皮了。

再去是在冬天，陪一个南方来的老姑娘，她歌唱的很好，但我对她没什么想法。而且面对冬天的大海，也不容易有这方面的冲动。记得当时整天看不到几个人，街上的店铺、旅馆都关了，托关系才在一个部队的招待